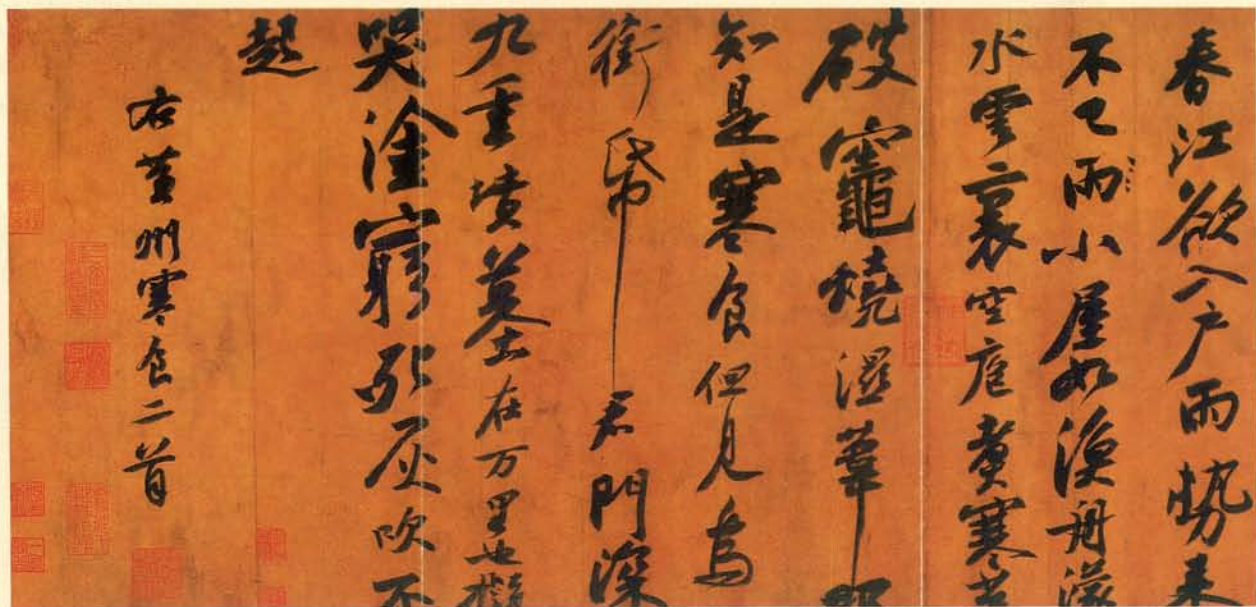


# 蘇、黃的尚意書風

俞美霞



蘇軾 黃州寒食詩

台北故宮博物院藏

33.5×118 公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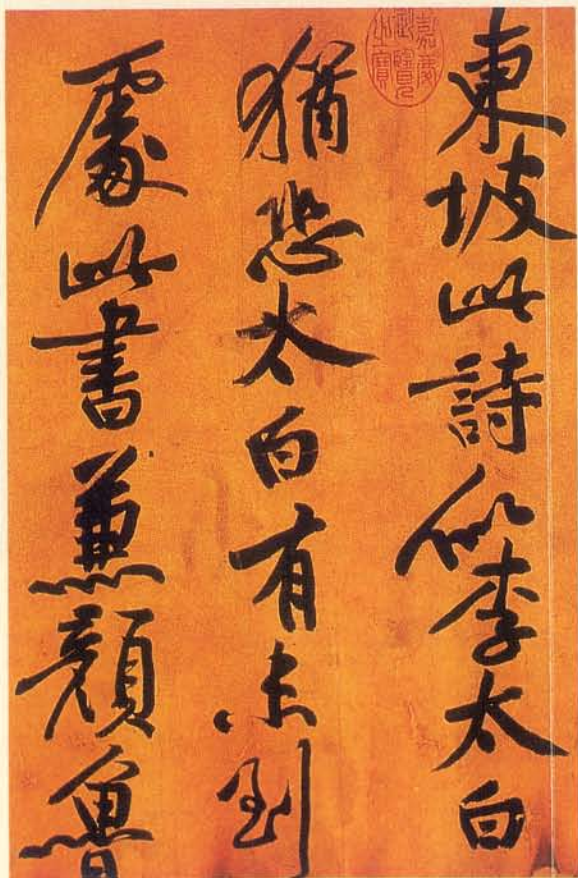
字勢欹側，渾厚遒勁，行氣錯落中，有一氣呵成的淋漓情緻。

宋代，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，山水畫的興起，文人尚意書風的提倡，禪宗、理學的發達，以及焚香、點茶、插花等，這些文人生活中，優雅情趣的表現及涵養，都在宋代發揮至極，並留下燦爛的成果，宋代，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藝術氣息極為濃厚的時代。

而書法史上的宋四家—蘇、黃、米、蔡，不僅是北宋時期四位重要的書家，而其風格，也代表了北宋時期的書法，並影響明清書風的發展。其中的主腦人物蘇軾(西元

1036~1107年)，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文豪，在書畫藝術理論方面也有其個人獨特的見解；而黃山谷(西元1045~1105年)才華卓越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，並且在詩學上也是江西詩派的始祖；蘇、黃二人，在當時的文壇及書法界，各領風騷，並帶動當時藝術思潮，尤其是強調創新以及個人學養的重要，的確對當世以及後代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再加上蘇、黃二人對於禪宗都有相當深刻的體悟及造詣，並以禪意入詩文書畫，使藝術的呈現，更為活脫空靈，清新不俗，是宋四家的靈魂





黃庭堅 黃州寒食詩跋  
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 
34.3×64公分  
字勢緊結，用筆擒縱，字  
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。

人物。

晉人尚韻，唐人尚法，宋人尚意，元明尚態；這是後世對前人書風特質的評析。而一般人多將「宋人尚意」的「意」字，解釋作「意趣」或「趣味」，固然，宋四家的書法，尤其是蘇、黃，本非以書法名於世，並頗有遣興抒懷之意，是以筆鋒多趣味，這也是一般文人生活中所常見，然而，若將「意」字當趣味解，則不免失其本意並有違蘇、黃二人之旨，同時，蘇、黃在書法上之心得與主觀頗富，所謂的「意造」、「不俗」，正說明了書法

是一種內心意識的反省與觀照，書法的活動，正是一種「心學」的反映，這樣的觀點，早已存在於典籍之中，至蘇、黃則又予以重視，並可以和北宋時期禪宗「以心傳心」的宗旨，以及理學所強調「明心見性」的工夫相互映發。

漢人楊雄即言：「言為心聲，書為心畫。」

西晉成公綏也稱：「應心隱手，必由意曉。」（《隸書體》）

東晉衛鑠：「心手不齊，意後筆前者敗。」（《筆陣圖》）

東晉王羲之：「意在筆前，字

居心後。」（《書論》）

南朝齊王僧虔：「書之妙道，神彩為上，形質次之，兼之者方可治千古人，以斯言之，豈易多得，必使心忘於筆，手忘於書，心手達情，書不忘想，是請求之不得，考之即彰。」（《筆意贊》）

唐初虞世南：「輕重出于心，妙用應乎手。」（《筆髓論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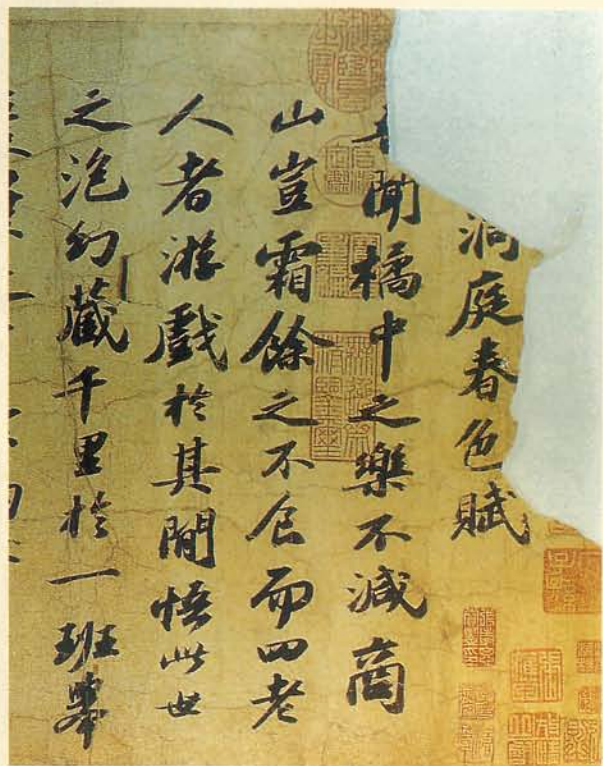
唐朝孫過庭：「智巧兼優，心手雙暢。」又言：「心悟手從，言忘意得。」（《書譜·序》）

唐朝張懷瓘：「文則數言乃成其意，書則一字已見其心。」又稱：「從心者為上，從眼著為下。」（《書議》）

這種強調「心手合一」、「意在筆前」的觀念，和蘇軾所謂：「必墨以忘乎紙，紙忘乎筆，筆忘乎手，手忘乎身，身忘乎心，而于字始臻乎神化巧妙之境地。」之意相符合。是以東坡和子由論書嘗言：「吾雖不善書，曉書莫如我，苟能通其意，常謂不學可。」（《蘇東坡全集·正集》卷一）又說：「我書意造本無法，點畫信手煩推求。」指出書法以本質與精神正是一個「意」字。

而黃山谷也稱：「字中有筆，如禪句中有眼，直須具此眼者，乃能知之。」（《論書》）又言：「老夫之書，本無法也，但觀世間萬緣，





蘇軾 洞庭春色賦

中山松醪賦

吉林省博物館藏

28.3×306.3 公分

扁平敬側的豐腴字勢，有端莊雜流麗，剛健含婀娜的清勁神采。

如蚊蚋聚散，未嘗一事橫于胸中，故不擇筆墨，遇紙則書，紙盡而已，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。」（《山谷文集·書家弟幼安作草後》）至於「書字雖工拙在人，要須年高手硬，心意閑澹，乃入微耳。」（《山谷文集》）也明白指出學書之境界與涵養。

「書為心畫」，「意」之為要，自不待言，唯有「不俗」、「閑澹」，才能「高妙」、「入微」。而「不俗」與「閑澹」，正是一個人心性、品格、學養之融合與反映，蘇、黃重「意」，其意在此，並明確指出「意」之涵養，唯有賴「多讀書」才能充實。

蘇軾答柳氏二外甥求筆迹嘗

言：「退筆成山未足珍，讀書萬卷始通神。」（《蘇東坡全集》卷五）

蘇軾子叔黨跋公書云：「吾先君子豈以書名哉？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，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，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，而端乎章甫，若不可犯之色。」

明代大鑑賞家李日華並言：

「余嘗泛論，學畫必在能書，方知用筆。其學書又須胸中先有古今，欲博古今作淹通之儒，非忠信篤敬，植立根本，則枝葉不附，斯言也，蘇黃米集中著論，每每如此，可檢而求也。」又稱：「子瞻雄才大略，終日讀書，終日譚道，論天下事；元章終日弄奇石，與可亦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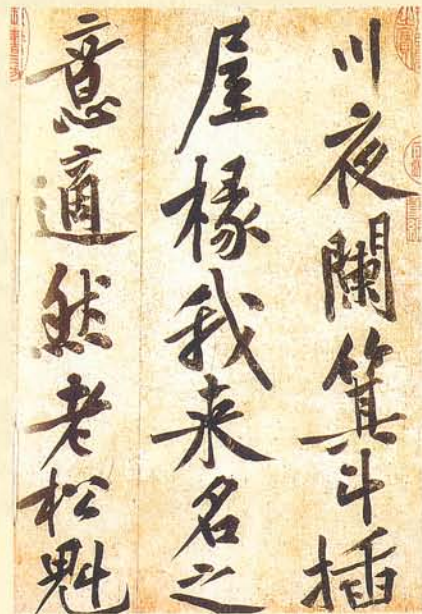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蘇軾 柳州羅池廟碑  
拓本 北京圖書館藏  
書風遒勁古雅，寬綽穩健，得顏真卿書意



黃庭堅 范滂傳  
筆勢跳脫跌宕，沈雄醇厚，有忠義之氣



黃庭堅 松風閣  
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 
32.8×219.2公分  
筆勢開張，撇捺如長槍大戟，是晚年成熟時期的代表作

雅嗜古，工作篆隸，非區區習繪事者。」（《竹懶畫媵》）

黃山谷並謂：「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，又廣之以聖哲之學，書乃可貴，若其靈府無程，使筆墨不減元常、逸少，只是俗人耳。」又說：「凡書要拙多於巧，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，有種點綴，終無烈婦態也。」（《書法粹言·黃山谷書說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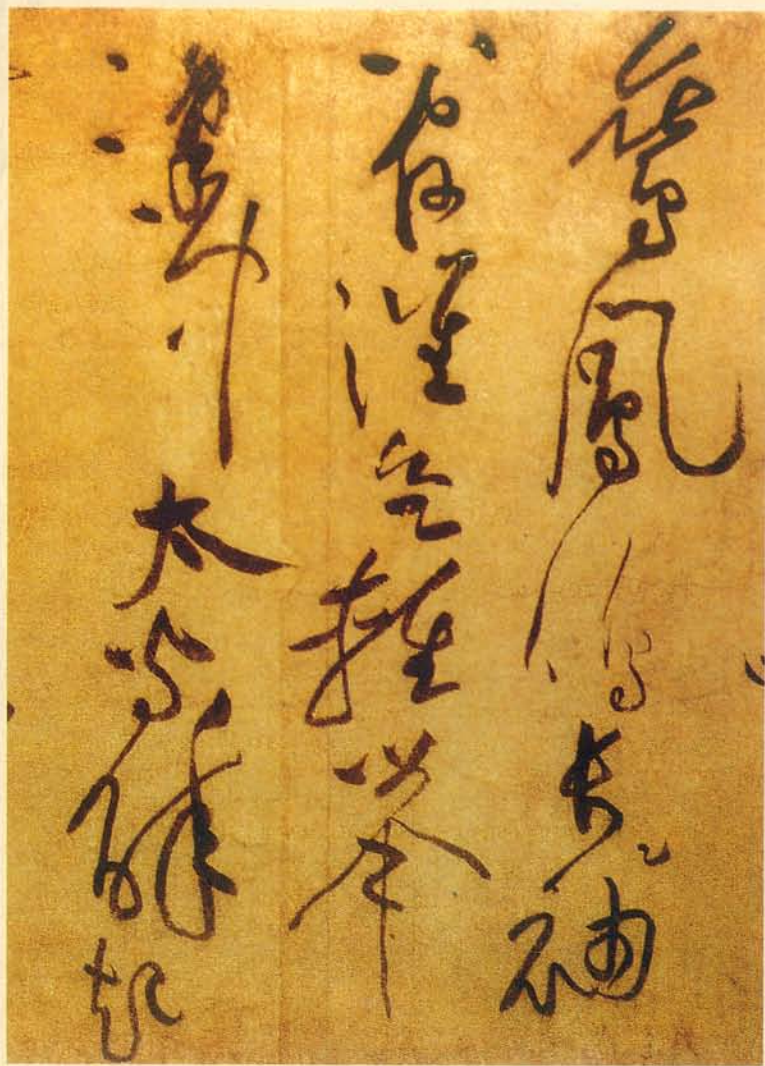
其中所言「讀書萬卷」、「至大至剛之氣」、「胸中先有古今」、「終日讀書」、「胸中有道義」、「廣之以聖哲之書」、「烈婦態」等，都說明書法之尚「意」，必先多讀書，博通古今，以涵養至大至剛之氣，有道

義、烈婦態，才能寫出一手好字。

現實中的蘇、黃二人雖然才學俱佳，天份極高，然而，二人在仕途上卻極不順意。因與王安石不合，受黨禍、烏台詩案牽連，蘇軾曾出知杭州、湖州、黃州、惠州，並遠貶至瓊州（今海南島），有名的〈黃州寒食詩〉即是描述謫居黃州時的落魄潦倒，尤其是「空庖煮寒菜，破竈燒濕葦。」之句，更是道盡生活中困苦的窘境；這件作品乃紙本，行書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，是蘇軾書法的代表作品。由詩中「自我來黃州，已過三寒食。」句推斷，可知此詩書於元豐五年（西元 1082 年），當時東坡四十六歲，正是壯盛

時期。蘇軾謫居黃州四年，先後寫下了〈前後赤壁賦〉、〈赤壁懷古〉詞，再加上〈黃州寒食詩〉二首，可說是文名大噪，詩書俱老的巔峰時期；這件作品，字勢欹側，渾厚遒勁，行氣錯落中，有一氣呵成的淋漓情緻，黃山谷對此書極為傾倒，曾於書後跋「東坡此詩似李太白，猶恐太白有未到處。此書兼顏魯公、楊少師、李西臺筆意，試使東坡復為之，東必及此。他日東坡或見此書，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。」山谷的跋文精到，筆勢酣暢，與詩文相映發，洵為合作。東坡的行書，晚年有〈洞庭春色賦〉、〈中山松醪賦〉，為東坡貶嶺南時所作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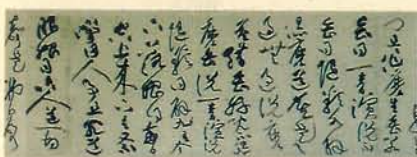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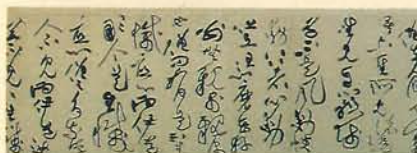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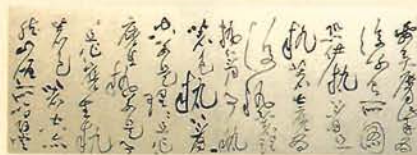


黃庭堅 李白憶舊遊詩卷

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

37×39.2 公分

線條圓轉活脫，靈動飛舞，有驚蛇走虺之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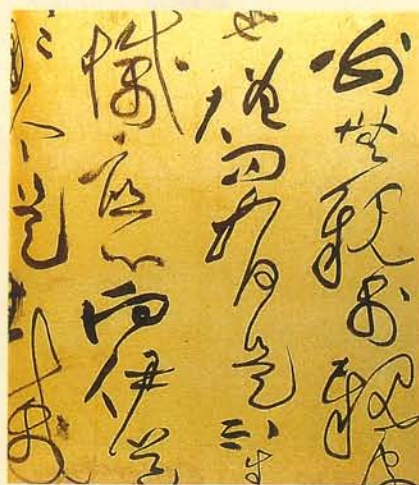


黃庭堅 諸上座帖

北平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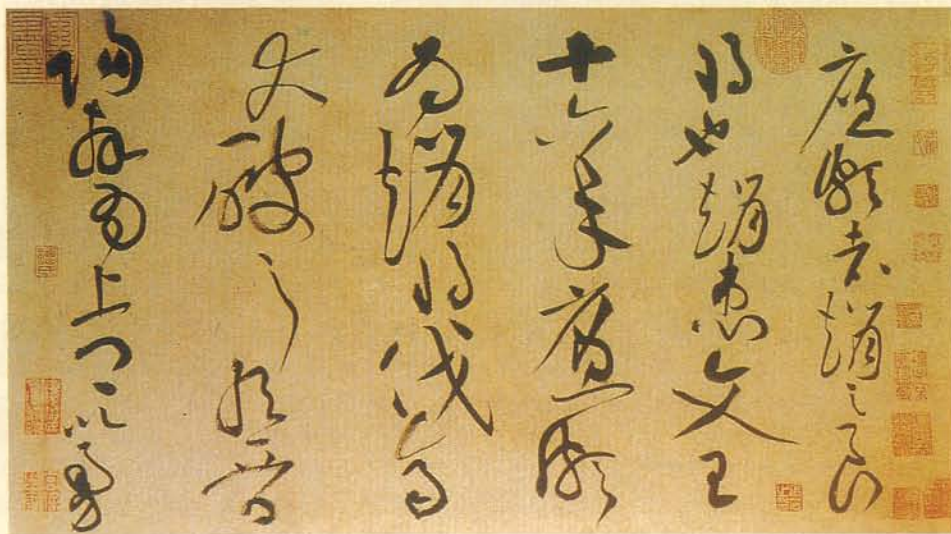
33×729.5 公分

以科斗篆隸之意入草，在迅疾中追求線條的美感與放逸



黃庭堅 諸上座帖 局部





黃庭堅 廉頗藺相如傳

美國紐約私人收藏

32.5×1822.4公分

運筆迅疾，結體疏淡蕭散，得懷素真意。

扁平敬側的豐腴字勢，的確有「端莊雜流麗，剛健含婀娜。」（蘇軾語）的清勁神采；另外，東坡喜顏魯公書，其〈柳州羅池廟碑〉最近顏體，而點畫輕重又頗有己意，明王世貞以此碑「適勁古雅，是其書中第一。」

至於山谷道人自幼家境貧寒，以孝友見稱鄉里，詩文中曾自述「私田苦薄王稅多，諸弟號寒諸妹瘦。」（〈還家呈伯氏〉），治平四年（西元1067年）舉進士第，後因新舊黨爭，及修《神宗實錄》被詆譏而牽連，曾出知宣州、鄂州、涪州，因為蔡京所惡，貶宜州卒。山谷學書曾自云：「嘗學書三十年，初以周越為師，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得脫，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，乃得古人筆意，其後又得張長史、僧懷素、高閑墨迹，乃窺筆法之妙，於樊道舟中觀長年蕩漿，群丁撥棹，乃覺少進，意之所到，輒能用筆。」山谷書法行、草為佳，行書得力於平原、少師，並縱以《瘞鶴銘》筆意，是

以撇捺如「長槍大戟」，筆勢開張，宛如金戈鐵馬，銳不可當，著名的作品有〈范滂傳〉及〈松風閣詩卷〉，此二卷都是晚年成熟時期的代表作，其勢跳脫跌宕，沈雄醇厚，尤其是〈范滂傳〉，宋岳珂《程史》曾載：「山谷在宜州嘗大書《後漢書·范滂傳》，字徑數寸，筆勢飄動，超出翰墨徑庭，意蓋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。」也可見其忠義之氣。

另外，山谷草書絕佳，並得力於懷素、張旭、高閑，線條圓轉活脫，靈動飛舞，有驚蛇走虺之勢，嘗自云：「近世士大夫罕得古法，但弄筆左右纏繞，遂號為草書耳。不知科斗篆隸同意，數百年來，唯張長史，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，悟此法耳。」其自負如此，自得如此。至於草書代表作品有：〈李白憶舊遊詩卷〉、〈諸上座帖〉、〈廉頗藺相如傳〉等，在迅疾中追求線條的美感與放逸，的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。趙孟頫、祝允明、康有為都

極為讚賞。

「書初無意於佳乃佳耳。」（蘇軾語）正是蘇黃二人書法的寫照，蘇黃學書，論書的詩文題跋，極為豐富，非本文即可涵蓋述盡，然而，一言以蔽之，蘇黃在書法意識上的創新與開拓，的確具有承先啟後的深遠意義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對書史、書論的深入，強調學養的重要，哲學思想的融合，並且在生活中力行，這種不卑不亢、不伎不求的氣節，正是蘇黃「尚意」書風的展現，而書法做為「心學」涵養的工具，就不再只是寄興遣懷的筆墨遊戲而已！而是知識分子風骨與氣節的寄託，是以蘇黃二人是以嚴肅的態度、主觀的意識，在書法上樹立自我、脫俗的文人風格，這樣的風格，完全符合現代藝術創作的本質與精神。

蘇、黃的書法，真正代表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書法與典型。